



芝菴雜記卷四目錄

吳縣寇主簿詩

温州大魚

竹夫人制

龍卵

蛇化為劍

人生如病瘡

袁琪

狐嗜雞忌梧子油

朱子註書多有原本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劉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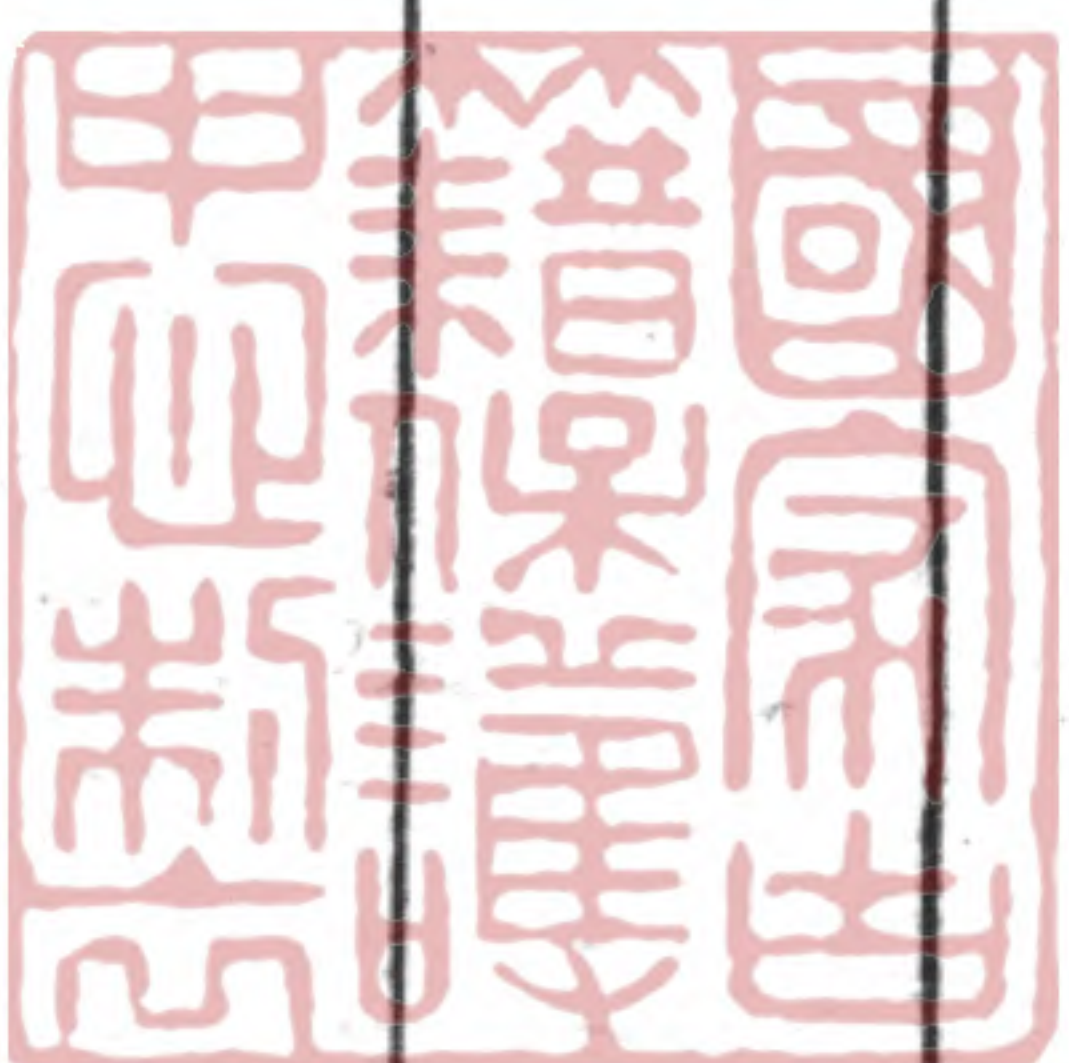
作文之速

擊硯圖

泰山震

酥煎牡丹

巢父



誠齋詩

張建論詩

遮莫

諧謔

插雉尾

赤壁賦吹簫客

洞庭丐者

錢福

紅友

孟子外篇

座主見門生禮

八功德水

觀山水

劉燾

夜航船

王胎仙

半兩錢

空屋久閉不宜輒入

袁天罡子袁客師李文靖公沆

蒜髮

對襟衣

火坑

再拜

龍與蜂鬪

高坐緣起

婺州鷹巢

大同黃鼠

朱氏盛衰

閣老餅

候日蟲

書家代筆

河南某仙人

白金為祟

白接離

太公八十遇文王

伯夷傳

族譜引

美人蕉

不保

鴝鵒

自警詩

蚺蛇食鹿

越絕書載子貢

野蠶繭

卽且甘帶

閩門樓詩

百四十村

古鏡現形

檀弓脫句

半陽湖

后妃歸寧

灶鼎生蓮花

就齋詩

不如葦

龍光

楚靳尚廟

張麗華

明代定服制

鳳陽丐者

吳三桂

畫角聲

烟草

帷帳

林鶴坡

黃巢厚同姓

虎邱賣花

落梅詩

芝菴雜記卷四

吳縣寇主簿詩

婁東陸雲錦蓉裳



中吳紀聞云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閶門外小寺中壁間有題一絕云黃葉西陂水漫流籊籊風急一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石林極愛之但不書其名氏因問寺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寇名寶臣徐州人善作詩文從後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溫州大魚

菽園雜記云景泰間溫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歎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而去疑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異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頭然嚙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

竹夫人制

鶴林玉露云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

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爲題曰蕲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怠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廈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龍卵

居易錄云戶部主事孔尙任東塘有龍卵聯句云燕

市得一卵其堅如石圓尺有三寸鶩子形色類漬象  
牙徧體鰲點有紋蟠結如蛟螭狀古云龍蛇卵有鰲  
點蛇圓龍長龍卵經火不燬試之良然

### 蛇化爲劍

中吳紀聞云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畊  
其旁忽見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殲之上之半躍  
入草中不可復尋徐觀其餘乃折劍也至暮欲持歸  
亦不復見方子通有詩具載其事衛月山因筆錄云  
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竈無蟑娘竈雞

### 人生如病瘡

賓退錄云太宗嘗謂宰相曰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瘡  
于大寒大暑中過歲寒暑迭變不覺漸成衰老苟不  
競爲善事虛度流年良可惜也趙牧對酒詩云人生  
如瘡在須臾何乃自苦八尺軀

### 袁琪

菽園雜記云嘗聞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統之意  
袁琪之相有以啟之近見姚廣孝撰琪墓誌有云洪  
武間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及見上

大悅于是肅恭而前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鐘實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卽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膺天籙嗣登大寶因感先生昔言之驗於是勅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琪耳琪字廷玉號柳莊鄞人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狐嗜雞忌梧子油

居易錄云初江陰縣治鄰廣福寺令出入以寺鐘爲度康熙初鐘忽累夕不鳴令怪而詰之僧對曰樓有妖物不可上令怒笞之縣有杲禪師者戒行甚高寺僧試往求之杲曰必狐也狐性嗜雞而忌梧子油可



以梧子油炙雞置樓下彼來竊啖必大吐委頓伺之  
可掩取也僧如教果獲一狐色純黑而九尾狐被縛  
怒曰我千歲狐也得道已來橫行大江南北無敢撻  
者所畏者惟三人耳若何人斯而敢賺我僧詰三人  
爲誰狐曰東郭單學究南城劍菴杲和尚靖江知縣  
鄭公重也三人外吾皆得而侮之僧曰是卽杲和尚  
命也狐曰然則吾當遠避且鄭公將來攝此邑吾從  
此逝矣僧釋之遂去未幾合遷去鄭果至鄭起家靖  
江合爲政清惠平恕入爲行人擢吏部歷掌考功文  
選有清望洊歷副憲少司寇矜慎庶獄言無不盡不  
肯媵阿詭隨雖和易近人不立崖岸而是非之介屹  
然不可摧奪下直閉門晏坐於名利澹如也尤篤友  
誼同年故交或物故數十年其子姓來京師者必極  
意賙卹之無倦色遇人一以至誠不逆詐也田少寇  
云鄭公眞聖賢眞名臣予以爲知言

朱子註書多有原本

虛靈不昧出大智度論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大集  
似是而非出鐔津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出呂氏春

秋真實無妄有是理而復有是事是東林口授周子之語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活潑潑地皆出佛書

湘君湘夫人非堯女

陔餘叢考云湘君湘夫人蓋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後世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類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閒錄所載杜拾遺訛爲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也屈原湘君篇明言望夫君兮未來夫君卽指湘君也若女子則不應稱夫君也下云揚靈

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喻已之忠誠不能悟君而姊規之非指湘君爲女也湘夫人篇帝子降兮北渚曰帝子者猶云天帝之女並未確指爲堯女也天問篇所述舜禹夷羿等事鋪張最多若以湘君湘夫人爲堯女則歌中必亦引用南巡蒼梧之事以爲波瀾乃兩篇中並無一字以此知屈原本未指爲堯女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其曰帝女亦謂天帝之女並未指爲堯女也曰居之亦謂帝女之所居而非以爲死而葬此也山海經所附會舜事甚

多如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又蒼梧之山舜與叔均之所葬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國爲姚姓之類不一而足使以堯二女爲葬於洞庭必又有幾許鋪綴而其書並無一字則山海經亦尙無堯女葬洞庭之說也自王叔師註楚詞湘君湘夫人謂堯二女娥皇女英妻於舜舜往征有苗二女從而忘返道死於沅湘之間因而張華博物志等書皆承此說湘君湘夫人遂爲堯二女矣

按博物志但云舜二妃曰湘夫人不言湘君也

叔師之說蓋本于史記秦始皇浮江至湘山大風不

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之二女爲舜妃死而葬此此叔師所由誤也而博士之說蓋又本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之語遂以爲舜妃從駕不及而死於此爲湘山之神此又博士所由誤也殊不知檀弓所云本謂古無夫妻合葬之制如舜葬蒼梧而妃嬪不同葬明乎合葬之制自周公始初不言二妃從舜不及而死於洞庭也况檀弓言三妃而此以二妃當之尤見其牽強不相合也古來惟郭景純識其誤而未識其致誤之由且亦以湘君爲女神

故特辨之

劉龍山

皇華紀聞云劉龍山先生吉水人爲孝廉時貧甚夢人告之曰此時正好行善事後理平樂又夢如前會有飢民數百奪倉糧論死公曰民飢犯死以求生耳官弗賑民何尤焉治數人罪餘皆全活後又以事失出罷歸舟次夢神人貽玉筍二枚後其孫應秋解元探花及第應秋子同升狀元及第同升字晉卿又字孝則久困公車崇禎丁丑計偕襍被之外惟攜所刪

宋史一部已而狀元及第

作文之速

作文之速古來稱或得百函應對無廢或使者立待其文甚工或五十餘紙不日而就或文不加點詞義可觀或口授百紙從無遺謬或丐公徐之手腕欲脫或承寫不給沛然有餘或承令賦詩應聲而成或提筆便成詞皆允切或思不淹晷文成燦然或少選成語疊紙十餘觀明史所載劉定之在閣奉旨製元宵詩中使卻立以待立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

芝春雜言卷四  
九制屠隆嘗戲命兩人對案拈一題各賦百韻詩咄  
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對奕口自誦詩使人書之  
書不逮誦也陳際泰爲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  
後所作至萬餘首

### 擊硯圖

池北偶談云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愛之一日  
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擊之立碎匏菴懊惜時  
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  
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吳中以十金購得之愛惜甚  
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

### 泰山震

菽園雜記云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  
泰山微震二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  
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  
次考之自古祥異所未聞也

### 酥煎牡丹

洛陽貴重錄蜀時兵部戴卿李昊蘊藉每將花數枝  
遺親友以金鳳牋成韻詩以致之得者莫不寶愛又

芝菴雜言 卷四  
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以酥煎食之無棄穠  
華也其風流貴重如此

### 巢父

文選應休璉書注山父卽巢父也譙周古史攷曰許  
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  
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  
爲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  
也

### 誠齋詩

詩家謂誠齋多失之好奇傷正氣若梅子流酸軟齒  
牙芭蕉分綠與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閒看見童捉  
柳花極有思致誠齋亦自語人曰工夫只在一捉字

### 張建論詩

張建自號蘭泉其論詩云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  
詞理俱足不欠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  
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始爲盡  
善

### 遮莫

鶴林玉露云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拚死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諧謔

中吳紀聞云雞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嘲葉廣文三間草

屋田中含兩面皮韁馬轡丞田馬自相謔冬瓜少貌猶施

粉甘蔗無才也著緋猜護婦人富英對丁中散數行文字那箇漢

書一簇人烟誰家莊子筵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草

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

卯生年十八鏡上欵錢銅聲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

民鉏麕觸槐死作本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

灰滕達道與鄭毅夫對

插雉尾

漢呂后名雉高祖字之曰野雞陶隱居曰雉雖非辰

屬而正是離禽丙午日不可食者明王于火也衍義

曰雉其飛若矢一往而墮故今人取其尾置船車上

意欲如此速快也以是觀之今隨從官員馳道人巾

芝菴雜詩 卷四  
二  
帽上必插雉尾義亦如此

赤壁賦吹簫客

東坡次孔毅夫韻云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只  
兩膝又云楊生自言識音律洞簫入手清且哀吳匏  
菴有詩云西飛一鶴去何祥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  
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據此則世昌之善吹  
簫可知客乃楊世昌也匏菴藏帖洵不妄矣世昌綿  
竹道士字子京

洞庭丐者

池北偶談云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  
夜則臥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純翁嘗記  
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  
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爲真悟到無生地  
梅花滿四隣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  
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  
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擔擔明月清風  
底太忙

錢福



治世餘聞云華亭錢福性敏甚爲文不屬草舉會試  
第一廷試策三千餘言詞理精確若宿構者彌封官  
以無稿難之衆謂科場必欲具稿者防代作之弊今  
殿陛間衆目所矚何嫌之避時劉閣老吉得其策嘖  
嘖不容口乃請于上賜第一福幼時邁奇疾殆甚其  
父夢一人語曰乃子吳寬也時吳尚未第後連第舉  
省元殿元福亦果然但爲人落魄不自寶重卒以行  
檢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世多惜之

紅友

鶴林玉露云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  
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  
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  
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  
鞍誠不如苾鞵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  
戶金鋪誠不如松窻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孟子外篇

史記伍被對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  
不若匹夫揚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

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集註中程子所引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

所謂外篇者耶

座主見門生禮

陔餘叢考曰舉子中式對座主稱門生自唐始唐書權德輿門生七十人推沈傳師爲顏子又權璩傳云宰相李宗閔乃父門生也蕭邁傳邁爲王鐸所取士及與鐸同爲相常奏帝曰臣乃鐸門生此座主門生之見于史冊者也門生謁座師房師將出師送至二門外不出大門及門生爲主考同考官例須親率所取士謁已座師房師此亦有故事五代史裴皞以文

學在朝久宰相馬嗣孫桑維翰皆皞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馬知貢舉引新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不見門生世傳以爲榮維翰爲相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皞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庶僚也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此門生見座主故事也唐書楊嗣復知貢舉其父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門生坐兩序而於陵前爲考功時所取李師稷時爲浙東觀察使適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爲美此又門生見座主父之故事也

通考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及稱爲恩門師門并自稱門生 本朝初年因御使楊雍建言亦常有禁故今中式士見主司但用姓名書帖不稱門生此又近時科場故事也

明史霍韜舉進士出毛澄門下素執弟子禮及議大禮不合遂不以澄爲座主及韜總裁己丑會試亦遂不以唐順之等爲門生

### 八功德水

六朝事迹云蔣山上明慶寺後別有小嶺碧石青林  
幽邃如畫世人呼爲屏風嶺有高僧隱于此忽聞絲  
竹之音俄而有清泉一派瑩澈甘滑有積年疾者服  
之愈梁已前嘗取給御厨水俗呼爲八功德水楊修  
有詩云翠碧如屏旱不枯一泓甘滑飲醍醐高僧到  
此聞絲竹還有金鱗對躍無

### 觀山水

鶴林玉露云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  
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  
山水余曰盡者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  
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  
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  
竟日未嘗厭倦

### 劉燾

皇華紀聞云劉燾字尙載桐城人成化間舉人官至  
長沙知府爲諸生時與友人同赴省應選貢途中風  
雨驟至因解裝暫憩野亭共賦送春詩云云忽一老  
父衣蓑荷笠至聞吟詩亦請筆硯頃刻詩成詩云怨

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蜀魄啼殘花影瘦  
吳蠶吃盡柘陰稀枝頭綠軟梅初熟口角黃乾燕學  
飛我亦欲歸歸未得擔頭又挂舊蓑衣二人誦之大  
驚老父曰山居只尺能枉過乎袖出棗二枚啖之因  
與同行數里天漸暝前阻一溪溪有竹筏老父招二  
人登焉二人不可謝歸老父登筏長嘯而去比歸則  
稻已登場距去時半載矣劉後壽至九十餘門人劉  
元章字貞士言其家乘所載甚確

夜航船

中吳紀聞云夜航船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  
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  
充君信樁酒三瓶寄夜航

王胎仙

居易錄云同年王階胎仙景州人有道術知湖州府  
有虎食人以符咒致虎于公堂杖殺之弁山每稻熟  
嘗有雲霧居人輒見霧中有人若負擔者什伯爲羣  
霧散則稻穗已空矣王命結壇山上令道士吳梅岑  
者代已禮拜而自具衣冠書符籙忽顧吳曰大風且

至但勿動須臾果大風發屋拔木壇上人皆惴恐已而風息自是雲霧不作歲獲豐稔

半兩錢

鶴林玉露云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凖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畧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錢比今錢稍輕

空屋久閉不宜輒入

菽園雜記云凡空屋久閉者不宜輒入宜先以香物及蒼朮之類焚之俟鬱氣發散然後可入不然感之成病久閉智井窹窹尤宜慎之御醫徐德美寓京日家人方春入花窹窹深久不起疑之又使一人入焉亦久不起然炬照之二人皆死其中蓋鬱毒中之也

袁天罡子袁客師李文靖公沉

袁天罡之子袁客師亦傳其父術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

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李文靖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行侍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者善人倫遽白此有真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尙存焉世謂當爲宰相者左右自有神物護持憂虞不可妄干固不待言然餘波所及又可使他人轉禍爲福也

蒜髮

今人言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宜髮也宜髮見于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見之近閱本草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爲據也

對襟衣

戒菴漫筆云罩甲之制比甲稍長比襖減短正德間創自武宗士大夫亦有服者太祖實錄洪武年間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馬許服以便宜乘馬故也其不應而服者罪之按罩甲卽對襟衣也說文云無袂衣謂之襦趙宦光曰半臂衣也武士謂之蔽

東方俗謂之披襖小者曰背子卽此製也

### 火炕

庾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旣煖而堪眠此卽火炕之製也今北方以土爲牀而空其下以發火者是也舊唐書云冬月作長炕下然煨火以取煖亦卽今之火炕也

### 再拜

古人之禮止是一拜再拜卽人臣于君亦止再拜禮至後世而繁自唐以下卽有四拜矣

### 龍與蜂鬪

居易錄云嘉靖二年蘇州太湖中龍與蜂鬪龍自雲中直下其爪可數十丈蜂於水面旋轉如風仰噴其涎亦數十丈三四日乃已後漁人得死蜂殼可貯粟四五石

### 高坐緣起

陔餘叢考云古人席地而坐其憑則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也寢則有床詩所謂載寢之床也風俗通趙武靈王好胡服作胡牀此爲後世高坐之始然漢



時猶皆席地文帝聽賈誼語不覺膝之前於席暴勝之登堂坐定雋不疑據地以示尊敬是也至東漢末始斲木爲坐具其名仍謂之牀又謂之榻如向栩管寧所坐可見又三國志文帝據牀拔刀晉書桓伊據胡牀取笛作三弄南史紀僧眞詣江斲登榻坐斲合左右移吾牀讓客狄當周赳詣張敷就席敷亦合左右移牀遠客此皆高坐之證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書特記之以爲殊俗駭觀則其時坐牀榻大概皆盤膝無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繩名

曰繩牀演繁露云穆宗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是也而尙無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則自宋初始丁晉公談錄寶儀雕起花椅子二以備左丞及太夫人同坐默記李後主入宋後徐鉉往見李卒取椅子相待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賓主禮鉉辭引椅偏乃坐貴耳錄交椅卽胡牀也向來只有栲栳樣秦太師偶仰背墮巾吳淵乃製荷葉托首以媚之遂號曰太師樣此又近日太師椅之所由起也然諸書椅子猶或作倚字近代乃改從椅蓋取桐椅字假

芝者雜記 卷四 三  
借用之至杙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見宋史及玉堂  
雜記

### 婺州鷹巢

鶴林玉露云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  
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  
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銜巾來還乃徑攫  
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  
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  
他卒之巾復銜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  
鳥乎

### 大同黃鼠

菽園雜記云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  
人以爲羹饌守臣歲以貢獻及饋送朝貴則下令軍  
中捕之價騰貴一鼠值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  
鼠者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  
有無有則入嚙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  
烏鬼以捕魚也

朱氏盛衰

中吳紀聞云朱沖微時以買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旣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嫗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詣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館以至墳墓間所有

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遇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淮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勔旣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

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酌嘗預內晏  
徽宗親握其臂與語酌遂以黃帛纏之與人揖此臂  
竟不舉弟姝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  
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  
爲幕帟帶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  
里所園夫畦子執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  
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  
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遊賞有迷其路者朱設  
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酌  
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勾者素與酌不協旣被旨黎  
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  
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  
每一扁榜以三錢計其直酌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  
日之受誥身者盡禡之先是太學生鄧肅有進花石  
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于世

閣老餅

治世餘聞云邱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拌水粉之瀝乾  
計粉二分白麵一分搜和團爲餅其中餡隨用燻熟

爲供軟膩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上上食之嘉命  
尙饒監效爲之進食不中式司饒者俱被責蓋不知  
邱之法制耳因請之邱不告以故中官歎曰以飲食  
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職非宰  
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邱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

### 候日蟲

洞真記畢勒國獻細鳥以玉籠方尺盛之數百頭形  
如大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鵠也國人  
常以此鳥候日亦名候日蟲也宮內嬪御皆悅之有

集於衣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  
多爲大丈夫所媚

### 書家代筆

韻石齋筆談云東坡時有丹陽人高述能仿公書趙  
松雪時有京口人郭天錫仿松雪書逼真董思白有  
門下士吳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爲  
諸生時思白頗拂拭之後思白官京師諸祈請思白  
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  
去楚侯寓舍綾素堆積多于思白架上也然則今世

所傳思白墨跡殆吳楚侯代筆者居多

### 河南某仙人

居易錄云慎菴少宗伯言河南某府縣有人姓因

避黃巢之亂入山久之無所得食日采松柏葉食之  
遂絕烟火兀坐巖洞中始則有虎豹虺蛇千百遶之  
不爲動繼又有夜叉鬼魅之屬變態百出終不爲動  
又久之乃無所見時時出游人間其二十餘代孫皆  
及見之留止輒數日爲之抱子至蟄蟲坏戶輒坎土  
穴蟄其中雷發聲始起康熙十年其縣令有子病羸

醫皆謝去胥吏或言某仙人能療此疾若因其裔孫  
以禮虔請宜可致令如其言果至令夫婦焚香跪拜  
呼以仙人揮手避謝不敢當令其子出望見之曰無  
害也命作土室僅容兩人爲穴通飲食扃其戶戒家  
人不可潛窺五日後聞擊戶聲乃啟其扃子出已豐  
腴如平時病霍然矣父母問之云初入兩人皆坐以  
背相抵其背熱如火不可當戒勿移動繼又抵足臥  
足之熱又甚於背遂覺精神頓王肌肉復生不知沉  
疴之去體也合謝之金不受送之布取其四遂辭去

途遇丐者輒予之比出郭布已散盡令使人隨之其  
行如風奔馬不能及歸報令歎息而已又云其狀貌  
似五十許人也

### 白金爲祟

菽園雜記云江西南豐縣一寺中佛閣有鬼出没人  
不敢登徐生者素不檢朋輩使夜登焉且與約日先  
置一物於閣翌日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有  
罰及暮生飲至醉而登不持兵刃惟拾瓦礫自衛而  
已一更後果有數鬼入自其牖方上梁坐生大呼投

瓦礫擊之鬼出牖去生觀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  
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  
持信物而下衆釀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  
一窖六十餘斤佛閣自是無鬼

### 白接離

郭璞爾雅注云白鷺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  
人取以爲睫攤又廣韻云接離白帽而集韻又作離  
及適亦云白帽李白答人贈烏紗帽云領得烏紗帽  
全勝白接離則接離爲帽明甚今觀杜子美集中云

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注杜者引世說山簡倒著白接羅事且云接羅衫也殊爲誤矣或者疑白非冠巾之飾殊不知其時不以爲忌也如管寧不應州縣辟嘗著白帽孟達與諸葛亮白綸巾鶴氅裘王敬則手立秋改細幘爲素謝萬著白綸巾鶴氅裘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齊高帝首令卽位魏武造白帽隋志云紗爲之婚冠送餞服之又云巾白紗爲之國子生服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曰巾幘曰帽帽大率多以白唐及五代尙或間見唐車服志白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章懷太子後漢注帽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然則以白爲忌殆起于後代乎

太公八十遇文王

太公八十遇文王今世皆以此藉口九辯乃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而東方曼倩則云太公體仁行義七十有二乃用于文武馬永卿嘗疑焉然香山詩乃云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不知又出何書或者卽用東方曼倩之言



伯夷傳

同話錄云自漢以來作文者卽有回避假借之法太史公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正當是附夫子耳避上文雷同改作驥尾使後人爲之豈不爲人譏笑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

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

美人蕉

明天啟時內官多購異花種于臨幸之處有紅水仙蛺蝶菊番蘭之屬陳棕天啟宮詞云春風香艷知多少一樹番蘭分外紅又云卽美人蕉

不保

北史齊後主緯穆皇后之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旣封以陸合萱爲母更不保輕霄今世俗以不禮

芝菴雜言 卷四  
人爲不保其亦有所本也

鴝鵒

嶺表錄異云鴝鵒卽鴟也可以聚諸鳥晝日日無所見夜則飛嘍蚊蚋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者輒鳴于屋上其將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亦名夜行遊女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

自驚詩

鶴林玉露云胡澹庵十年貶海外比歸之日飲于湘

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驚云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啣雪啖瓊蹈血出背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

蚺蛇食鹿

嶺表錄異云蚺蛇大者五六丈圍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有斑文如故錦纈俚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等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惟頭角礙于口中則于樹間閣其首俟鹿壞頭角墮地鹿身方嚙入腹如此蝮蛇極羸弱及其鹿消壯俊悅懌勇健于未食鹿者

越絕書載子貢

吳越春秋越絕書言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亾吳霸越夫子貢乃聖門高弟言語之科豈如遊說之徒爭口舌者哉若如越絕書所云直是蘇秦張儀一輩人耳不但說壞子貢亦辱聖門矣

野蠶繭

五雜俎云明時大內溷廁所用乃四川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孝宗時一宮人取已用棄擲者澣濯縫紉爲簾帷之屬上見而問之具以對上云暴殄可惜命停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不復吐繭村民衣食仰此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自後蠶亦復生

卽且甘帶

菽園雜記云莊子言卽且甘帶卽且蜈蚣帶蛇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士子讀書景德寺中嘗見一蛇出游忽有蜈蚣躍至從蛇尾循脊而前至其首蛇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蛇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旣去蛇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甘其顚也聞蜈蚣過蝸篆卽不能行蓋物各有所制如海東青鷲鳥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

閶門樓詩

中吳紀聞云閶門舊有樓三間予猶及見之陸機吳趨行云閶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啟曲阿蘇子美詩云年華冉冉催人老雲物瀟瀟又變秋家在鳳凰城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更建炎兵火不復存矣

百四十村

子不語云閣學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日入山採薪賣與山下吳姓腐店吳夫妻二人一女每日買周薪爲炊交易

甚歡吳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我生辰叟早來飲酒周諾之已而不至吳往訪之問何不來叟笑曰我昨入山將伐薪作壽禮過一深溪見黃白物纍纍得無世所稱金銀者乎余竭力運之現堆床下若下山則誰爲守者因徙居城內吳亦助之遷居一日謂吳曰我明年百歲矣不料獲此重貲一老身何所用且無以守也祈作媒聘一婦吳睨其妻而笑之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處子不可若再醮者非老人意也願以萬金爲聘三千金作謝媒吳貪重謝應之月餘無

人肯與老人婚吳女才十九歲忽請曰女願婚周吳夫妻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過嫌周老憐女少耳女聞人各有命兒如薄命雖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作孀婦兒如命好或此叟尚有餘年幸獲子嗣足支門戶亦未可知且父母無子只生一女女恨不能作男兒孝養報恩如彼以萬金來此而又有三千金作謝是生女愈於生男而女心亦慰女想此叟如許年紀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從此終也吳夫妻以女言告叟叟喜遂娶吳女生一子讀書補廩孫卽閣學公

也老人年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老人殯葬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所居村人題曰百四十村

古鏡現形

竹鎮紀畧云龍王廟民賓某見一媪持古鏡以斗米易之合鏡工磨治初磨見已像是牛再照乃是丐者三照始復本形怪而益磨之後竟無他

檀弓脫句

鶴林玉露云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半陽湖

輿地志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又南徐州記云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熱處可爛物冷處如冰熱處魚入冷處卽死冷處魚入熱處亦死民種稻則漑熱水一年再熟今廢楊修有詩云江南龍節水爲鄉水不絕陰又半陽一片湖光共深淺兩般

芝春雜記 卷四  
泉脉異温凉

后妃歸寧

恭順榮穆麗妃陳氏寧陽侯陳懋次女于永樂二十  
年入宮卽册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賚與頗多當世  
無與爲比自此之後后妃歸寧之禮遂廢

灶鼎生蓮花

紹興二十一年饒州鄱陽縣石門民家籬竹生重萼  
牡丹又民家灶鼎生金色蓮花

就齋詩

鶴林玉露云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  
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  
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于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  
梅花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  
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  
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慶元初誠  
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  
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絲司馬要爲元祐起西樞政  
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

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  
汪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牘驚  
動袞龍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  
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脚鶯啼欲  
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不如葷

古人所謂葷乃菜之有辛臭者齋則忌之卽所謂變  
食而非魚肉也古人惟忌日及居喪不御酒肉齋戒  
去酒肉無明文惟國語耕籍之前五日王入齋官淳

濯飲醴註沐浴飲醴酒也蓋平時飲酒齋則飲醴卽  
所謂變食也論語齋必變食孔安國註但謂改常饌  
莊子人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可  
以謂齋乎子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子註論語  
蓋本諸此至於以魚肉爲葷而齋戒兼忌之漢時已  
有此矣

龍光

古夫于亭雜錄云龍光字二爲望江人康熙丁未進  
士自記前身太白山湫龍也每雷電風雨輒心喜意



芝菴雜記 卷四  
氣飛動然仕塗輒軻仕至福建某府同知

### 楚靳尚廟

攝山記云楚尚以讒殺屈原爲天所譴作一大蟒穴在山後人爲之立廟楊修有詩云汨羅魚腹葬靈均競渡如飛不救人天意明知讒口毒果遭天譴作蛇身

### 張麗華

張麗華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宮中歌諸女巫使之鼓舞

### 明代定服制

菽園雜記云明朝子爲母服斬衰三年叔嫂之服小功皆所謂緣人情而爲之者也昔韓退之幼育於嫂嘗爲制服而程子於嫂叔無服亦嘗言後聖有作雖制服可也母服斬衰則以儒臣羣議不合高皇斷自宸衷曰禮樂自天子出此禮當自我始

### 鳳陽丐者

陔餘叢考云江蘇諸郡每歲冬必有鳳陽人來老幼男婦成行逐隊散入村落間乞食至明春二三月間

始回其唱歌則曰家住廬州并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到有九年荒以為被荒而逐食也然年不荒亦來行乞如故蜩菴瑣語云明太祖時徙蘇松杭嘉湖富民十四萬戶以實鳳陽逃歸者有禁是以托丐潛回省墓探親遂習以成俗至今不改

吳三桂

居易錄云逆藩故平西王吳三桂明之武舉也出江南某公之門某公歿其子養母以居貧無以供菽水

一日於故書中得武舉試錄一册見吳名始悟出父門下時吳鎮雲南方貴盛欲往謁之以告母母初不可既而貧困日甚乃許之鬻田質簪珥治裝以行比至滇旁皇岐路不克自達賣字市中聊給朝夕忽遇藩下護衛詢其籍貫知為江南士人邀致家塾既半載賓主頗洽因從容言欲一見王可乎詢其願見之故乃為叙述師友淵源所以然者護衛諾之一日吳大會寮佐酒間益言少年時起家科目誇示座客護衛適侍側即跪啟曰王當日出江南某公之門乎吳

驚曰然汝安從知此護衛曰某公有子貧困萬里上  
謁至此無由自還今寄食某所故知之耳吳大喜立  
召之使預賓筵爲重客留府第中數月某以母老告  
歸吳又大集賓僚祖道贈以二萬金別扇鑄一篋爲  
母壽皆珍寶也某歸江南遂爲富人

### 畫角聲

語測云醮樓畫角聲相傳爲明太祖所演以示警者  
其聲曰爲君難爲臣又難難也難創業難守成又難  
難也難保家難保身又難難也難

### 煙草

枕蚓菴瑣語云煙葉出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  
關外至以一馬易一觔崇禎中下令禁之民間私種  
者問徒利重法輕民冒禁如故尋下令犯者皆斬然  
不久因軍中病寒不治遂弛其禁崇禎末三尺童子  
莫不吃烟唐詩云相思若烟草似唐時已有服之者  
分甘餘話云韓慕廬嗜烟草及酒康熙戊午與王漁  
洋同典順天武闈酒杯烟筒不離於手漁洋戲問曰  
二者乃公熊魚之嗜則知之矣必不得已而去二者

何先慕廬俯首思之良久荅曰去酒衆爲一笑後漁  
洋考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國能辟瘴氣本名淡巴  
菰初漳州人自海外攜來莆田亦種之反多于呂宋  
矣以告慕廬慕廬時掌韓林院事教習庶吉士乃命  
其門人賦淡巴菰歌

帷帳

鶴林玉露云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  
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  
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

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林鶴坡

太倉鶴王鎮鄉貢進士林鶴坡先生晃余幼時所受  
業師也十三歲入學十五補廩爲文不假思索古文  
詩詞尤擅場所著有鶴市紀畧載鶴王事實甚詳惜  
未梓行於世亦罕有知其書者

黃巢厚同姓

菽園雜記云唐季黃巢之亂兵鋒所過多被殺傷然  
巢性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州黃岡黃梅等

處皆以黃字得免徽州歙縣地名篁墩本以產竹得名民以黃易之亦得免禍近日程克勤諭德始徵士大夫詩文表白其事而復篁墩之名夫大盜如黃巢亦有此善則信乎天理民彝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泯滅也

虎邱賣花

吳風錄云自朱勔以花石綱取媚至今其子孫在虎邱以賣花爲業

落梅詩

鶴林玉露云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尙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栴詩意亦如此

芝菴雜記 卷四

芝菴雜記卷四終



